

綱鑑會纂卷之二十七

邵陽王世貞鳳洲編

五代紀

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宋歐陽文忠公始踵爲五代史司馬溫公脩資治通鑑雖取歐陽公二二論說而所援

引書多是舊史其言辭詳畧

與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

忠未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

唐祥在位七年爲子友珪所弑壽六十

丁卯唐天祐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唐稱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

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凡五鎮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時楊渥淮南節度

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凡五鎮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時楊渥淮南節度

張徐兵
諫

使既得江西驕侈益甚顯溫泣諫不從將帥牙兵露刃直入庭中執
左右亂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郎如等奉玉冊傳國寶於梁

○四月梁

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

署全忠所以深罪唐臣也
濟陰郡名今山東曹州

○張文蔚讀寶冊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
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慙伏不能對獨薛貽矩蘇循稱頌功德宜
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本碭山一民
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柰何一日滅唐蒙三百年社
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懼而罷

袁了凡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脩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憚全忠曰

朱三爾作得否及宴諸王宮中復危言許比威唐之非全

有兄如此獨不愧朱五
子辭封雖身死牖下而二子終見殺知赤族之禍而不能避也史
全昱無他材能以其明理識勢如是豈司馬孚所嘗初全昱當唐時

嘗爲嶺南節度及見全忠

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裕

吳

君之萌遂歛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

季札曹子臧之儔夫何遠焉

焉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是時惟河東晉鳳翔岐淮南吳稱天

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貲真梁正朔稱臣奉貢獨主遺晉王書云請各

帝一方俟朱溫旣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

於此生靡敢失節

李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爲晉王後

丁南湖曰克用平黃巢功冠當世而賊黨忌之然克用堅志爲唐紳

其子存勗嗣位遂滅梁國號唐卽莊宗也

時方伯邵先儒稱其得人臣

之體爲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岐王李茂貞開府

茂貞號鳳翔本姓宋名文通僖宗時以功賜姓名

昭宗時

封岐王唐莊宗改封秦王至唐明宗時國

羅隱說
鏐討梁

除

○自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竄地感不敢稱帝

錢鏐至宋朝國除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鏐舉

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居必有怨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劉榮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

據江陵至宋朝國除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

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叅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士呼曰

白衣侍樽俎終身止稱前進士

先輩

士

徐氏偶見曰

梁震特唐末一進士耳未有官守祿位若楊涉之爲宰臣者也乃終身稱前進士不受高季昌辟署豈不卓然偉人歟惜乎未能顯然

遠去而爲其所羈也

嗣

梁王封其兄全昱爲廣王○

子皆封王

胡致堂曰

朱溫竊唐室全昱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慘夷之罪必相及雖居陽山安能免乎

平

嗣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

目

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久望

爲相梁王薄其爲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王曰蘇循唐之鷗鳥賣

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諂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胡致堂曰

朱溫敬翔舍己鳴泉而謂人鷗鳥循肯服耶

蘇循等

之鷗鳥

袁了凡曰

傍涉蘇循當唐梁之際備極奸詔以苟富貴雖同八六人傳然涉子凝式猶能諫父曰大人爲唐宰相手持天子璽

綏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

涉爲之神

色不寧者數日父子要爲猶

有心人循子楷士議駁昭宗謚梁王薄

之而循亦自負翊運功以爲敬期所惡而罷及後唐同光祔求唐舊臣以備百官循至魏州八年采

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翼曰文獻大

爭二十枚謂之畫曰筆方籍易運以求富

貴不止其無耻一至此真良鏡之不若哉

鑪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馬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

鑪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爲南海王

據廣州盡有嶺表之地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國號大蜀○目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爲然馮涓獨

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失

爽也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不

有杜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王禮而用之使修舉政

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鑪契丹耶律阿保機

始建國元年

遺風

此子必
能成吾

取威定
霸在此

生子當

用卒子存勗立。○晉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參攷
按五代史東用之克用

攻王鎔於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

之克用墮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何不嘶以免

梁王晃弑濟陰王

追謚曰唐哀皇帝

夏五月晉王存勗攻梁夾寨破之

梁遣

晉王謀

潞州圍解鑑時梁兵久圍晉潞州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

下黨河

潞州無上黨是無河東也目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

子未閱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直抵夾寨大破梁兵梁主聞之

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小名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壬戌辰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一年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

正月晉王克

史東用

如李亞子

問唐李

存易夾

寒之戰
何如

典謨命誥之後也李存勗夾寨

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爾

胡致堂曰

喪不三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卽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諸府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息貧民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鑑淮南張灝弑弘農威王立其弟

隆演爲留後

楊行密據淮南其子渥嗣爲弘農郡王國號吳後爲徐知誥所篡遂爲南唐

鑑已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梁主遷都洛陽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爲閩王○閩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黃巢亂審知據福建建書有閩嶺五州

綱蜀州刺史王宗弁罷○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王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羣貧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

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平蜀王寬志而作之書法

書宗弁知止也

豐年爲
綱庚午

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互鎮

四月梁宋州獻瑞麥○自節

度使

諒獻端麥一莖

惡梁至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

此爲詔縣令名遣便封貢女諒

梁主欲襲趙鎮州會濟王攻趙梁遣杜廷隱等監魏博兵三千分

屯深冀

二州名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

成德節度王景崇之

姪梁勑封

拒之鎔不從公立出指城而泣曰宋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

爲趙王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及廷

隱等襲深冀殺趙成卒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

乃遣使求援於燕晉共推晉王爲盟主晉遣兵

救

之

門揖盜

王開

之

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自梁王景仁等進軍

柏鄉晉王自將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

吾所恃者騎兵今壓賊蟲甫騎無所展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

王允矣。至是，況退卧帳中，承業入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撫。

知兵者言不可忽也

勝王蹶然而興拔燭退保高邑

胡致堂自

之言

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短於用人高品後非承業改其意則德威必死矣他日胡柳陂竟違德

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眾智不鑿空則無
處大事皆王自用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辛未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
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晉王伐梁軍於濮

鄉梁其駕。晉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也！」

梁人亦

晉仲大

之而行然其破梁之功亦

義於天

足少伸

大義於天下矣

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恐解甲投兵而棄之震聲動天地發明

晉恭帝

之

下

宗時封劉隱爲南平

王今四川重慶府

鑑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襲位知留後

南平劉

名唐僖

宗時封劉隱爲南平王今四川重慶府

四月晉王推劉守光爲尚父

守光劉仁恭之子處幽州

梁亦以爲采訪使發明

因父殺兄乃使他人尊已爲尚父晉王怒而欲伐可謂審於知義矣陽爲推崇晉之諸臣可不思之甚乎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

問其鴻

安

十月晉遣李承勲使于燕

賀守光

胡致堂曰

晉諸將請尊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

君

劉守

光

稱帝

伐之爲

正也

諸將欲

當

問其

十

年

古

上

年

下

年

下

年

下

年

下

年

司

監

卷二十一

五代

梁太祖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之張

幽州

參軍馮道奔晉

○目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爲未可繫獄得免

晉

之

張

承業

薦

馮道

之

正

耶

之

欲

伐

之

孰

爲

之

正

耶

之晉

亡奔晉

張承業薦之

晉王以爲掌書記書法

又殺兄僭稱大號

道不聞

自全也

得免而後奔

故晉危之

之晉

直諫而區區於易定之後道所以

自全也

得免而後奔

故晉危之

之晉

張承業薦之

晉王以爲掌書記書法

又殺兄僭稱大號

道不聞

之晉

志不小

王申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

梁乾化二年

○是歲凡五國互鎮

梁王疾增甚謂

近臣曰我經營天

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餘孽

李克用

於太原餘孽

更昌熾如此吾觀其

天復奪我年

我死諸兒非彼敵也

吾無望地矣

言必爲晉所有

恐死無望地

之晉

志不小

因哽咽絕而復蘇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

張

后

嚴謹

多智梁主晃多敬

憚之

后殂晃恣意肇色

其子婦

友文妻

王氏及妻張氏常微入侍

玉氏色美尤寵

因命玉氏召友文

欲傳位

張氏知之密告友文

友文遣馮延諤刺晃腹

刃出於背友文遂

即帝

位

胡致堂曰

朱溫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乃晚節未墜平日狡桀畧不復施何也溫本群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姦平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鏃自銷冥佼厲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哉

末帝

名友貞太祖弟
卽帝位未幾唐

平初封均王及太祖遇弑乃起兵誅友建

來伐遂自殺國亡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

綱癸酉

晉岐興稱唐天祐
乾化三年○是歲

梁主五國五鎮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冬

理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

趙巖奉使至大梁
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謙燭曰此事成矣仁招告楊令公耳得其
旨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
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
彥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庚寅旦象先帥禁兵數千入突厥宮中不
往聞變自度不免令庭誇先殺妻張氏次殺已庭誇亦自殺均王乃卽位

此事成敗在楊
令公

均王正
名仗義

於大深叢攷

按五代史帝封師厚鄆三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咨之

尹遂昌曰

歷代討賊者多矣未聞書法如此明者盡以均王正名仗義詞旨舉白特筆之豈以朱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哉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

○晉王分兵徇燕山等八州皆下之進逼幽州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王諱之曰主

人何避焉

深耶王命掌書記王穀草露布

露布者蓋繒被不封布諸觀聽也

穀不

故事蓋之於布遣人曳之

鎮定推

晉王爲

尚書

晉於是

乎知節

矣

乎

知節

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目峽上有堰或勸蜀王乘夏秋江漲

甲戌

晉岐安得唐天祐十一年梁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正月鎮定

趙王

推晉王爲尚書

令始置行臺書法

推者何相尊也唐室亡矣諸國有不臣梁者於是相

行臺晉於是推以罰則亦不忘唐室之意也故綱目悉書之始置

毛文錫
諫決峽

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以德懷天下恐
以隣國之民爲魚鱉食乎蜀王乃止

綱

乙亥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秋七月梁劉鄴引兵襲晉陽不

至還守莘城○○鄴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及潛引兵

去晉人怪鄴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旛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

劉鄴一步千計

鄴用兵一步千計此必詐也遣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旛乘驢在城

上耳晉王曰鄴長於襲人短於決戰亟發騎兵追之鄴知臨清有蓄積

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周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使

周侍中已據臨清矣○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

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

清
周侍中
已據臨

事代州
猶事大王

曰代州謂李養莊士亦爲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號

嗣源

養莊士亦爲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號

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綱八月梁劉鄆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

國

劉鄆餉運不給晉數挑戰

不出梁王遣中使督戰鄆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騎卒惛吾不知死所矣

鑑梁主疎忠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叅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離間舊將相敵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